

窗外

□ 李桂媛



我办公室里有一扇窗户，通过这扇窗户，我可以看到四季美景。

工作累了的时候，我喜欢站在窗前向外眺望。映入眼帘的是世纪公园的一隅，一条红色橡胶跑道延伸到林荫深处，铁栅栏围着的是四季常绿的树木，虽叫不出名字，但记忆中它们好像从不枯萎。还有一些我认识的桂花、丁香、栀子树，它们开花飘香的时候，总会争先恐后地挤进窗子里，淡淡清香，瞬间盈满整个心房。

跑道上常有人经过，他们大多是周围社区里的居民，来公园散步或是锻炼身体。来来往往的人中，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对老年人。我常会看到他们，老爷爷坐在轮椅上，老奶奶慢慢地跟在后面推着轮椅向前移动，他们时而停留在一朵花的面前，时而对着一棵树仰望，偶尔老奶奶会伸手整理一下老爷爷的帽子和围巾，或是拿出一只保温杯，小心地打开，倒进杯盖里，冒着热气的水雾升腾开来，老奶奶放在唇边吹了吹，再递到老爷爷嘴边。因距离原因，我看不清他们的正脸，只看到如雪的华发，还有老奶奶粗糙的手。

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一股酸楚突然涌入喉咙，我想起了已经不在世间的父母。记忆中他们吵了一辈子，互相嫌弃了一辈子，却又携手走完了这一辈子。父亲总说母亲文化低，空有漂亮的外表和柔弱的心；母亲则说父亲情商低，整天暴躁如雷，文化水平高也没啥用。两个人呀，就这样吵着过完了一生。母亲从不把和父亲吵架的事和娘家人说，也不和邻居婶娘们讲述，却能在一边做针线活的时候，把在一旁写毛笔字的父亲贬得一无是处。父亲大多数情况下是任由母亲唠叨，只管写

他的字，偶尔会回几句，就能把母亲气得泪花滚滚。我习惯了他们这样的吵架声，没有花前月下，没有你侬我侬，他们的爱平平淡淡。

后来，母亲走的时候，我没有看到父亲掉泪，只是在一旁一个劲儿地让我给昏迷中的母亲喂水。他失落地说，你妈呀，临终也没有叮嘱我点什么。其实他并不知道的是，母亲早就和儿女们交代过了，要好好照顾父亲。

在我感叹母亲这一生不容易的时候，娘舅家的表姐说：“我姑不错了，没受过什么委屈，我姑不能动的那几日，姑父还给她剥葡萄吃来着。”三个月后，父亲也走了。之前，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他说屋里太安静了，也没有人常去串门了，你妈不在，好没意思。

经常看到网络上明星大秀恩爱，也常看到朋友圈里晒出惊天动地的求婚场面，这样的恋爱无不让人羡慕。但更让我感动的还是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的婚姻。

窗外枫叶红了，银杏叶子黄了，冬青树依然绿着，世纪公园里的景色美得深沉而厚重，老奶奶推着老爷爷的轮椅车又一次从我的窗外移过……

见字如晤

□ 孙克艳

那天找东西时，意外翻到了珍藏多年的信件。厚厚的一叠信件陈旧泛黄，显出岁月流逝的痕迹。那些信件跟随我不停辗转，历经千山万水，跨越天南地北。看着它们，好似又看到了自己与亲友们曾经一起走过的美好年华。

那些我收到的信件和我寄出的信件，陪伴着我度过了人生很多重要的阶段。彼时，我在外地求学工作多年，陌生的地域，激烈的竞争，迷茫的前途……压在我仍显稚嫩的肩头。多少个无眠的夜晚，我一个人就着昏暗的灯光，一遍遍捧读亲友寄来的信件，咀嚼每一个词句，体会他们写信时的心情，以及笔墨之外的言辞。字如其人，见字如晤。来往不断的信件，连接着他们的心。那些不便当面诉说的言语，都可诉诸笔端，我非常享受写信和收信的快乐。

那些无声的信件，像星星点点的灯火，温暖并照亮我的内心。压力面前，我像独自跋涉在荒原的前行者，正是那些信件给了我勇气和坚持的毅力。

于是，对即将到来的回信，我总是翘首以待。收到信后，会压抑激动的内心拆开它，快速地浏览后，再逐字逐句地品味它。

回信时，一句一词的斟酌，都让人费尽心思。既要告知收信人自己当前的现状，又要尽力避免对方从字里行间感知自己的苦楚，从而为自己忧心。这样的纠结，导致每一次回信我都要绞尽脑汁。写完信后，我总是看着窗外异乡的万家灯火，想象着亲朋收到我的回信时，他们的神态和心绪。

在写信与收信的日子里，我慢慢成长起来。然而当手机流行起来后，写信这件事盛行了几千年的事情，却渐渐消逝了。从前，我们常说“我会给你写信的”；现在，我们常说“我会给你打电话的”。

可能很多人都无法体会白纸上黑字下的书信，有着怎样的力量和魅力。在车马缓慢的年代里，书信拉近了天各一方的亲友们的距离，让他们知晓对方的近况，为他们送去彼此的问候。不管是陆凯《赠范曄》“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”的浪漫，还是李商隐写给妻子《夜雨寄北》的伤感；不管是杜甫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的悲凉惆怅，还是林觉民《与妻书》的荡气回肠……都给后人留下了浓重的一笔，那是越过岁月奔腾的河流，翻过一座座不同时代的高山，仍然能引起共鸣并溅起朵朵浪花之乐事。那是含蓄而诗意的国人，表达丰富情感的一种方式。

即使在上世纪，书信仍是一种重要的交流方式。多少个黑夜里，多少人在灯光下，用一颗炽热的心，牵动着手中的笔，将心中涌动的情感，浇灌出一封封或热烈或含蓄的信件，它们像鸽子一样，飞向天涯海角。又有有多少人，站在某个门口或巷道望眼欲穿，期盼着千里之外的鸿雁传书。

打开好友多年前寄给我的一张明信片，我的心潮湿了。那是她当年考上浙大研究生后，寄给我的第一封信。明信片正面是旖旎的西湖，背面是她简短的话语。她说初到浙大，事情繁杂，愿我保重自己，不日她将抽空为我写一封长信细叙。信封里，她放了几粒杭州桂花。至今那个信封里，仍氤氲着桂花的香气。她写道：“我喜欢桂花，朴实无华却自有暗香，正如你的品格。”

穿过岁月的长河，看着信件上熟悉的字迹，我不禁回想起当年给好友的回信，其中两句是：“只因远方有你，我愿跋涉千里。”

想到这里，我忽然想提笔修书，给远方的故人写一封久违的信。阔别已久的老友，你还好吗？



刨花生

□ 陆迎龙

龙冈果园原来是一个黄沙冈，当时是一片荒凉景象。

一九五八年成立了人民公社，发动当地群众种花生。到了落叶飘飘的深秋，周围农田的麦子都已经种完，但大片早已成熟的花生还在地里。青壮年男子到外地上大河工挑大河，妇女在本乡上小河工开小河，在家留守的都是老人和小孩，没有劳动力来刨花生。可若是不刨出来，花生烂在地里也太可惜了！

龙冈镇的干部知道后，立即向县领导求援，县里想出了解决办法——动员学生。

当时，我正在盐城师范读书。那天是星期日，吃完早饭后，每人还发了两只大白馒头。集合铃声响起后，全校师生一千多人，全部来到大操场上集中。校长宣布去龙冈刨花生，师生们听后人人摩拳擦掌，个个欢呼雀跃。一来可以走出校门见世面，二来刨花生也是个新鲜活。

那时还没汽车、轮船，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，一路欢歌，沿着蟒蛇河北岸的青龙堆，足足走了二十多里的路程。

平时上劳动课用的一百多把大锹，装在雇来的小木船上，行驶在蟒蛇河里，伴随着大部队一路前行。有几个大个子同学，主动帮着拉纤，两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。老人和孩子从未见过这么多师生，便站在路旁拍手相迎，还把家里的大锹借出来给我们使用。

男生干起活来很起劲，一锹下去就挖出一大颗。女生则将花生一个个摘下来，堆成小堆，再把许多小堆拢成大堆。师生们辛苦了大半天，待夕阳快要落山时，花生也刨得差不多了。

晚上在农场中央举行着盛大的营火晚会，一堆堆柴熊熊地燃烧着。师生们一圈又一圈地围着篝火，当地群众不停地忙这忙那，老爷爷和老奶奶们早就挑出几十筐刨出来的花生洗净煮熟。还未正式开始之前，啦啦队首先活跃起来，开始拉歌，这班唱完又拉另一班唱，此起彼伏，悠扬的歌声在田野的上空荡漾着。

老爷爷和老奶奶乐得合不拢嘴，小孩绕着火堆转，小花狗和花猫交替叫着。大家一边听歌一边品尝着香喷喷的花生。

营火晚会正式开始了，音乐老师孔老师拉着手风琴，刑老师奏着小提琴给表演者们伴奏。学生们有表演独唱的，也有表演合唱的；有跳单人舞的，有跳双人舞的，还有集体舞的……别开生面的场面，让在场的人都激动不已，乐不可支。

当地有位黄老伯，平时喜欢说快板，他把师生们刨花生和夜晚的营火晚会串联起来，激情编成快板诗。大伙听了，个个竖起大拇指，人人赞不绝口。

营火晚会举行了两个多小时，在欢乐声中落下帷幕，师生与群众依依惜别。稀朗的星星烘托着一轮明月，如同白昼。终生难忘的营火晚会，消解了一天的疲劳，学生们又愉快地踏上返校的路。

忆起六十多年前我们去刨花生的黄沙冈，现已开发成万亩飘香的果园和旅游景点。到了春天，游客们络绎不绝，大家来这观赏彩霞似锦的桃花，雪一样白的梨花。秋天到了，这里硕果累累，一箱箱精美的包装，一辆辆卡车驶出，将果实运往出口外运。

每年，我和老伴都会带着孩子们来这里观光旅游。穿行在果园中央的大道上，果农们摆摊设点，叫卖着丰收的苹果、梨子、柿子、葡萄、板栗……应有尽有，再无半点过去的凄凉之景，让人幸福满满。



雁送晚霞

王慧摄



腌菜滋味

□ 程明

记忆里，老家农村的冬天，是从小雪时节的腌咸菜开始的。

那时候，交通不便，物流尚不发达，老家的冬天里新鲜蔬菜极少。为了能让一大家子在漫长的冬季有爽口的下饭菜，勤劳的母亲总会在立冬前，就开始囤足新鲜蔬菜，备用，以腌制咸菜。

腌咸菜，必然少不了一个大缸。那时各家各户的院子里，都立着一口口大水缸，后来村子里通了自来水，缸就大多闲置在角落。我家腌菜那口缸便是“退居二线”的大水缸。暗红色的瓦质在经年的风吹日晒中显得黯淡粗糙，给人特别笨重的感觉。但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老物件，却“孕育”出了一家人冬天生活的滋味，也承载着儿时味蕾上的记忆。

小雪前后，母亲会把大缸灌满清水，拖到阳光下晾晒几天。此刻，我便知道，故乡有滋有味的冬天要来了。

被闲置了夏秋两季的大缸，在冬日的暖阳沐浴下，仿佛获得了新生，光亮如新。母亲会反复清洗好几遍，确认缸洗净后，便将它摆在院子当中，满心期待着承接上天的“馈赠”。每日清晨，伴着刚升腾起的几缕炊烟，母亲便穿上衣服急急匆匆地跑去院子里观察那口大缸。好奇的我也总是跟在母亲后面，望见母亲趴在缸口前笑开了花，便也忍不住想一

看究竟。奈何大缸比我高出很多，我急忙回屋搬来一张凳子，站在上面，踮着脚尖儿看。原来，大缸的内壁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霜，就像穿上了一件蝉翼般的裙子。母亲告诉我，这些霜在融化时会与缸壁沉淀的老酱相互融合，在缸里化为底水，成为腌菜不可或缺的佐料。只有被霜渗透过的蔬菜，才会特别好吃，特别有嚼头。

得到了上天的“馈赠”，母亲会选一个大晴天，把备好的蔬菜，一层又一层地铺在大缸里。先铺一层菜撒一把盐，再刷一层大酱，最后再加入酱油。就这样，冬天的滋味便被锁在了大缸内。待到完全入味了，母亲就把缸内的蔬菜装入小瓷坛内。分坛时，母亲敲开缸面上的薄冰，伸出冻得通红的手，变戏法似的从水缸里取出腌制好的咸菜，整个小院子里瞬间洋溢着浓厚的咸香味，常惹得我直流口水。

天气晴好的午后，我常蹲在这个通体暗红色的大缸面前，琢磨着它的大肚子到底是如何生发出那股萦绕不绝的奇香。

如今远离故土，很少有机会再闻到那一缕咸菜香。虽吃过许多的山珍海味，却难品尝出那浸透着晨霜与阳光的故乡滋味。每每行走在漫长、寒冷的冬季，便会想起大院大缸里浓郁的咸菜香，那些久违却熟悉的味道，总让我倍加温暖，回味无穷。

卖豆腐的父亲

□ 鲍海英

假日里，我带着儿子，一起回到农村老家。吃腻了鸡鸭鱼肉的儿子，吵着要吃豆腐。在各种菜肴中，和儿子一样，我也特别喜欢吃豆腐。因为我自幼就对豆腐有一种特别的感情。

我小时候，家庭条件并不好。父亲为了养活一家人，夜晚磨豆腐，白天挑着豆腐桶，走街串巷卖豆腐。

俗话说，世上最苦的三件事——撑船、打铁、磨豆腐。可见农家磨豆腐是一件很辛苦的事。那时候，父亲常常会在前一天傍晚开始泡豆子，等到三更半夜，父亲就得起床拉磨。等到磨好，回锅煮沸，再压制成品，常常已是天明。这个时候，父亲就会挑两只装豆腐的水桶走街串巷卖豆腐，高声吆喝着“卖豆腐啦”。印象中，他似乎只会吆喝这么一句，因为他不爱说笑，也丝毫没有生意人的精明，所以赚的钱少，只能勉强维持生计。

父亲本指望靠卖豆腐能改变家境，可事实上，当时家中的生活条件并没有改善多少。

记得那年我还在读初三，住在学校集体宿舍里。当时是冬天，北风呼啸，天空飘着雪花。那天我们正在上语文课，突然，父亲挑着卖豆腐的木桶，来到了教室门前。看见父亲居然挑着木桶来学校找我，我不禁羞红了脸，赶紧低着头。那一刻，我真希望父亲能够明白我的心思，赶紧离开。

可父亲却把木桶放在一边，仍执拗地在教室门前徘徊，他把头伸向教室，透过窗户，不停向里张望。这时，我也忍受不了父亲四处张望的目光，霍地起身走出了教室。

见我从小教室出来，父亲顿时喜笑颜开。原来，父亲冒着大雪来学校是为了给我送一件新棉衣。我穿上父亲送来的新棉衣，浑身都暖和了。为了不耽误我学习，父亲嘱咐我几句后，转身就挑起豆腐桶离开了。

可就在我刚要走进教室门槛时，突然听到身后的父亲朝我大喊，我转头看去，只见他正气喘吁吁地向我跑来，手中还挥舞着几张钞票。一直

跑到我跟前时，才急切地说：“刚才我忘了，你的生活费给你，在学校里不能省呀，对自己好些。”

我接过父亲手中递来的几张纸币，数了数，一共十八元。那几张纸币上，浸满了油渍和汗渍，还能闻到些豆腐味。我站在学校的屋檐下，看着父亲重新挑起了那两只豆腐桶，雪地里留下了父亲的两行深深浅浅的脚印，我捏着钱，转过脸去，却发现自己已泪然而下。

第二年，我考上了重点高中。我第一次发现，父亲看我的眼睛好亮。

再后来，我上了大学，父亲继续干着夜里磨豆腐，白天挑担子卖豆腐的行业，而我则坐在教室里继续发奋读书。如今，我已经能很好地照顾父母的生活，父亲也不用再挑着两只豆腐桶走街串巷卖豆腐了。我始终感谢卖豆腐的父亲，因为在我成长的道路上，正是挑豆腐桶的父亲挑起了家庭的重担，才能让我点亮人生的希望，让我有了不断向上的动力！